

一个姑娘扑倒在你身上，你躺在床上，没完全清醒过来。她笑嘻嘻同你打闹，你不胜惊喜，希望不是在做梦。你被她的胸脯压住，从敞开的领口摸到她的细滑的皮肤，捏到结结实实的奶，她也不遮拦，就同你闹着玩。你庆幸这不期而遇，却叫不出她的名字，隐隐约约知道她的名字，可又怕叫错了。搜索记忆，那么个环境，有那么个女孩，你时常在路上遇到，可总无法同她亲近，这会儿就贴在你身上，你说怎样也想不到这样见到她，你真高兴！她说就是来找你的，路过这城市，听说你在开会，就找到这里来啦。你说别走了！她说当然，不过得先把行李存了，办好登记住宿的手续。你没立刻同她做爱，心想有的是时间，她既远道而来特地找你，不会就离开。你即刻翻身起来，问她行李在哪里？她说，喏，不就撂在边上那房里。你侧身探望，两间房竟然相通，没有隔断，那房里还有两张床。你担心再住进别人，就得赶紧找旅馆的服务员找间双人房。可正是午餐时间，那么先去餐厅一起吃饭，她紧跟你，偃身相依，说找你可找的好苦，你依然在思索她的名字，望了望这熟识的面孔，可又难以确认。她更像女人而非少女，一个大姑娘或是一个小女人，同她做爱该不会有什么障碍，再说她就为你而来。她问是不是要见见会议的主持人，先介绍一下？你说你如今是个自由人，想同谁一起就住一起，用不着谁来批准，你干脆带她去旅馆的服务台换个双人房间。柜台后的男人给了你把钥匙和一张纸条，钥匙上的小牌有房间号，你问他这房在哪里？那人说他只管登记，要问可以打电话，纸条上便有电话号码。你问可不可以用他柜台上的电话，他说得投硬币。你摸索口袋找不出零钱，又同那人商量，是不是可以先打了回头再付？他不置可否，你打了电话，回答说房间在三楼。你乘电梯却到了顶层，出来竟然是个停车场。你们又进电梯，到了楼下，依然找不到那房间。你拦住过道里推个车在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问，她说还要再下一层。你们终于到了底层，是个考究的大餐厅，你想不如先吃饭。领座的打的领结，彬彬有礼说对不起，这得预先定座，位子都满了。你说是参加会议的，他说为与会者专门准备了，在另一个餐厅。你同她又乘电梯上去找你们的房间，细看钥匙上的号码有些古怪：No. 11G. Y。你找到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号房门，可就没有十一号。你问过道边的酒吧在高脚凳上的一个胖女人，想必是住在这里的旅客，该知道这号码怎么回事。转椅一转，这女人转过身指着你身后说，喏，好个洞穴！你不明白怎么会是洞穴？而门框上钉的铜牌果然是 11. G，后面还有个字母模糊不清，可能是 Y。你掀开用玻璃珠子串成的门帘，里面好大一排统铺，你环顾这间大屋，统铺右边上方还有一层铺位，伸入墙里，爬着才能进去，四个双人的铺位都放上枕头。你想到要同她做爱，便在尽里最边角放下了她的行李包。从房里出来，你心想无论如何得另找个单间。可她说同来的还有个女伴，得住在一起，好在这城市她们还有熟人，总有办法落脚。可你说她既然来找你……她说下一回吧，还有机会。她转身要走，你醒来了，十分遗憾，想再追忆，想抓住些细节，弄明白这梦怎么来的，却发现睡在个单人床上，一个小房间里，窗外鸟鸣。

你一时记不起怎么会睡在这里，头脑昏胀，还没全醒，昨夜酒喝多了。很久没这样滥饮，各种酒混杂，威士忌、五粮液、红葡萄酒，而啤酒不过用来解渴，整箱的啤酒开起来没完。苏格兰的威士忌是谁从英国带来的，而五粮液来自中国，你记起来了，是一帮中国作家和诗人在这里开会，斯特哥尔摩南郊，以被谋杀的帕尔梅总理命名的一个国际中心。

你重新睁开眼，坐了起来，望见窗外一片湖水，云层很低，平坦的草地上树木茂盛，只有鸟叫而四下无人，十分安静。

你追忆梦中那姑娘给你的温暖，不免怅然，怎么做这样个梦？都怪昨晚这一伙又谈的是中国，喝那么多酒，中国真令你头痛。可这正是会议的宗旨，讨论的是当代中国文学，由瑞典人出钱把一帮子海内外的中国作家请来，提供机票和几天的吃住，这么好一个度假胜地，还有啤酒，而烈性酒课税很高，都是开会的人带来的。哥们海饮，喝到天亮，这夏季七月正是白夜，天始终亮的，子夜也如同黄昏。湖对岸苍莽的森林绵延，上方一条霞光绯红，虫子和鸟都睡着了，这几个还在湖边桑拿浴室外伸向湖面的木板凉台上大声喧哗，高谈阔论，声音传得很远，震荡得如镜的湖水波纹荡漾，一圈圈散向湖心，水草和倒影跟随水波微微颤动，这并非梦境。

这哥们偏偏侃了一通现今中国的奇闻，同文学自然没多大关系。说是有个动物园的饲养员一早上班，还没开始卖门票呢，人是动物园的工作人员走的旁门。刚进园，便听见他伺候的老虎哀鸣，心想不到喂食的时候何以就叫？过去一看，这老虎竟伏在铁笼边血泊之中，一对前爪没了，虽经包扎求护，无奈哪有虎血可输，母大虫失血过多，抢救无效。“砍虎爪做什么？”有人问。“在座的难道不知国人吃熊掌的传统？”“可从来没听说老虎爪子也吃的。”“做虎骨酒呀，自古治风湿的良药！现今除了动物园里，还哪里能猎到老虎？”众人都笑，说“你这小子打骨子里就反华，编的吧？”这哥们却一本正经，说是来自大陆官方的报纸：“有朋友自祖国寄来的剪报，两行字的简讯！要在瑞典，还不得上头版头条！环保分子没准得上街游行，喂，瑞典有绿党吗？”

你没去餐厅吃早饭，从窗口看见楼下的大轿车开了，人都去斯特哥尔摩观光。

随后，你沿湖边铺着沙石的土路走去，一片草场。一个个巨大的白塑料包，装的大概是收割的草料。青绿的草地上，苍葱的森林边缘，此一处彼一处，这些洁白的物体显得那么不真实，你好像又进入梦中。

顺小路进到树林里，湖光不见了，林子深处树木越见高大，最挺拔的是红松。你突然听见男女孩子的叫喊声，不禁有些激动，仿佛回到童年，你自然也明白那时光不会再有了。你站住倾听，想证实是不是幻听，加紧脚步继续前去。小路拐弯，前面有片林间隙地，果真有俩个女孩，高个子的女孩穿条剪去半截的牛仔裤，裤腿的毛边在膝盖以上，同个小一些的女孩各拖一个大口袋，在地上可能在拣松果。再远，还有个小男孩，手里拿个捕飞虫的网兜跑来跑去。两个女孩时而停下来，你免得干扰她们，放慢脚步。小男孩在前面边跑边叫，俩上女孩喊他，男孩不听还跑，她们拖着口袋也就跟上去。孩子们的声音渐渐远了，直到看不见他们的身影，长了草的土路也变得荒寂了。似乎还可以听到孩子们的隐约的叫声，你站住谛听，却只有风穿过树梢阵阵的松涛声。

你还在追忆那梦，追忆抚摸她细滑结实的小奶那手感，追忆那张模糊不清但又熟悉的面孔，又想起另一个做过的梦。奇怪的是你已多次做过这样的梦，竟然成了回忆，仿佛确实有这么个女孩。她和同班的女生下课了，你和她好像是同班，可不容易接近，她们快快活活总是一群，也同男孩们交往，甚至交往的就是男人，可你无法进入她们的圈子里。你便又记起住过一个大院落，你家在后院，可你难以通过住满人家的前院进入你家，那女孩好像就住在这前院。于是，同另一个梦境又联系起来，那女孩家在一条拥塞的小街里，一个很深的老院子，一进套一进，她家在头一进庭院，进大门左手的厢房，你中学的一位同学也住在这院里。你来看他是为的打听这女孩家还在不在，临了，你也没找到你那同学。这又牵连起另一些梦境，类似不确切的回忆，梦境与回忆难以区别，你记得你小儿时的光景，大约四、五岁，那还是战乱中父母带你逃难，就住过一个大杂院，可你要找的却是个胸前鼓突突的大姑娘，记忆和梦都含混不清。

童年如烟如雾，只若干亮点浮现，如何将那淹没在遗忘中的往事恢复？渐渐显露出来的也难以辨认，分不清究竟是记忆还是你的虚构？而记忆又是否准确？毫无连贯，前后跳跃，等你去追踪，那闪烁的亮点便失去光彩，变成了句子，你能连缀的仅仅有是一些字句。记忆能否复述？你不能不怀疑，你同样怀疑语言的能力。所以复述记忆是梦，总因为有些美好的东西在闪烁，给你温暖、馨香、憧憬与冲动，而句子呢？

你记得确有一个女孩和他同坐一张课桌，也同一条板凳，那是个很白净的小姑娘。一次考试时他的铅笔断了，那女孩发现了，便把课桌上她的文具盒推过去，里面都是削得尖尖的各种铅笔。他从此便注意到这女孩，上学和放学的路上，也要探望有没有她的身影。他拿起过这女孩夹在课本里的一张有香味的卡片，下课时，女孩便送给他了。同班的男孩看见了纷纷起哄：“他俩好！他俩好哪！”弄得他满面通红，但也许正因为有这种刺激，温馨同女性对他来说，从此联系在一起。

你还记得少年时的一个梦，在个花园里，草没推剪，长得很高，草丛里躺着个女人，洁白的裸体，一个冰冷的大理石雕，是他读过梅里美的小说《伊尔的美神》之后做的这梦。他同这石雕竟紧贴住睡在一起，怎么性交的全然不清楚，可胯间湿了一滩，凉冰冰的，那是冬天夜里，他醒来惶恐不安。

你想起伯格曼的那黑白的老影片《野草莓》，把一个老人对死的焦虑捕捉得的那么精细。你大概也渐入老境。他的另一部影片《絮语与叫喊》中的三姐妹和一个肉感的胖女仆，在寂寞与情欲与病痛与对死的恐惧的折磨中，这都唤起你同感。文学或艺术是否可以交流？本无需讨论，可也有认为无法交流的。而中国文学是否也能沟通？同谁？同西方？还是大陆的中国人同海外华人？而什么叫中国文学？文学也有国界？而中国作家有没有一个界定？大陆、香港、台湾，美籍华人是不是都算中国人？这又牵扯到政治，谈纯文学吧。有纯而又纯的文学吗？那就谈文学，那么什么是文学？这都同会议的议题有关，也都争个不休。

这类文学与政治的争论，你已腻味了，中国离你已如此遥远，况且早被这国家开除了，你也不需要这国家的标签，只不过还用中文写作，如此而已。